

佛遊縣志

第一至五卷

僊遊縣志序

興郡距會城二百餘里而僊遊夙號莆望縣其山川之靈秀如
九鯉天馬菜溪麥寮諸勝不但一邑鉅觀且據七閩勝境前代
名賢輩出蔡文節葉正簡鄒夾溪張舜元林萍齋諸君子學問
淵深事業彪炳其載在邑乘者令人景仰不忘焉是僊遊又烏
可以無志哉考前志肇始于宋重刊于元明代雖四經詒亦
中歷滄桑銷沉殆盡幸有郭生一林者留心前典刻意編集迨
我

皇上御極十有四年陳令與昨始本郭生舊刻因而增補之理
今又二十餘年矣庚寅歲即令啟循訟庭書暇慨然以爲己任
延西昌譚庭棻君主其事並分修諸生數輩植日累勞網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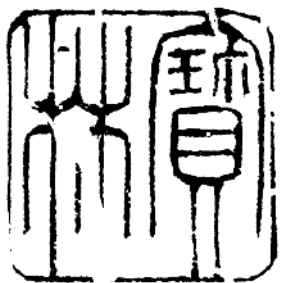
討不漏不支務可信令傳後而後已可謂通達治體者矣
以疾革去官幾不克觀厥成繼之者王令椿任令本任
脩舉廢墜爲心逐各自踴躍以竟其事書成任令來請序惟
之有志興革損益關乎氣運奢公貞淫係乎風俗可徵一邑之
文獻卽可作令長之龜鑑者志足也豈徒誇掌故侈淹洽云爾
哉予滌閩日久十郡之州足跡幾遍而僊谿楓亭諸里又屬下
游孔道輜重所至耳目見聞靡不周悉茲新奉

天子命來撫是邦所願日討各屬而風厲之者罔非欲以實政
實心洞然與斯民相見使知今日之判而斷者何事振而興者
何事廢而革者又何事其于戶口田賦學校諸大端或則有所
裨益或則無所補苴他日固有人焉將操筆而書之也夫亦可

以知所矜慎矣昔韓昌黎過韶方入境而問圖經子朱子守
康未下車而詢郡志彼二賢豈非能急先務者歟予再至閩而
僊遊卽以是志進予覽之固不能已于一言雖然是說也寧第
僊遊然哉卽全閩諸邑亦莫不然矣爰因其請序而備揭於簡
端

乾隆三十有六歲次辛卯仲秋日

賜進士出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_兼熙福建等處
地方提督軍務余文儀撰



僊遊縣志凡例

一僊遊縣志如宋志明志皆遠莫可攷。清朝郭志又出自一人手筆。是非不無回護。今之纂輯。實以陳志爲藁本。雖增刪潤色。不得忘其所自來。

一陳志除卷末據遺實祇十綱。目則計百有十。微覺繁碎。今酌增爲十二綱。復按義定名。分目爲六十有六。每綱總志另爲一頁。而細目各冠以小序。使之劃然縷析。庶幾爲綱爲目。閱者展卷了然。一志內體例不一。或倣史漢。或摹三通。諸類書及通鑑綱目。而不敢拘拘於摹倣之迹。辭達而已矣。視古人若者。異同弗計也。

一志內細目所由命義。各小序。蓋詳言之。序所未竭。且於諸志中表裏互見。淺深微顯。不無言外之意。

一志內山川登載。古今人詩句。多至連篇累牘。不行裁汰。何也。蓋欲洗去繁冗。以潔己文章志之體淨矣。其如湮沒所長。何故不敢屈人以伸志。

一人物各條。悉由縣署批准。送館。然後訪諸耆舊。旁及局外。無心否者。黜之。宜者。書之。寧取嫌怨。不直所曲。樂善者。洵弗以爲濫也。

一廣業興泰二里。舊隸興化縣。縣奉裁後。廣業里分隸莆田。興泰里分隸僊遊。所有舊縣人物向來

兩邑通修如興泰里之林廸修入莆志、廣業里之鄭樵亦修入僊志是也。茲仍依原志登載。

一舊志登載列女各條，其中亦有未甚合例者，若概行刪去，恐非善善欲長之意，故依舊載入，以俟大雅之裁鑒焉。

一立言爲三不朽之一，僊邑文人學士後先輝映，藝文之盛，美難盡收，茲惟取其有關名教，有裨世道者，始行載入，卑覽者卽其一二，以窺全豹。

一茲志雖分纂之人各輯數種，及旣成仍互相考訂，共爲裁擇，必使毫無疑義，然後付梓，亦各殫厥心爾已，其遂敢云免于罪戾乎。

遷遊縣志原序

圖牒之傳尚矣。今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紀錄焉。遷遊號蒲望縣，綿歷幾歲禩，更迭幾令佐，曾無隻字以詔，非闕典歟。官長趙侯與泌，慨然命邑士之請，屬筆於巖孫，遂摭之前聞，質之故老，參之學職。二蘇君國台、攀龍、黃君堯俞，訂郡志之失紀載者，訪碑刻之未流傳者，博觀約取，誕去實存，而筆諸小序，尤深致其意。論財賦必以惜民力爲本，論山川必以產人傑爲重，人物取其前言，往行，否則爵雖穹弗載焉。詩文取其義理，法度，否則辭雖工弗錄焉。按是非於故實之中，寓勸戒於微言之表，匪直爲記事設也。越半載而書成，累政之因襲，一旦而洗，數百年之欠闕，一旦而補，千萬古之山川人物，一旦而發越，呈露不惟是也。官乎此者，睹前人之政績，庶幾有所欽式，生乎此者，聞慶歷元祐諸先生之高風，庶幾知所興起乎。後將有考於今，亦猶今之有考於昔也。寶祐丁巳季春仲澣，溫陵黃巖孫謹識。

其字錯
在為共

△

古書有九邱，有方言，今圖經之類爾。然左史倚相，至與典墳共讀，楊雄勤勤纂輯，豈其書果不可闕歟。吾郡三邑，僊遊爲鉅，其山川之美，戶口之衆，前未有紀載者。少府黃君始奮爲縣志，上下數百年間，人事之變，風俗之宜，採之舊聞，訪之故老，皆有可據，釐爲十五卷。其言曰：地以人重，瞻言者舊，有列于慶歷諫官者，有危言讜論相望於元祐黨籍者，有與鄒道卿同貶者，有爲乾道名宰相者，其他



魁彥勝流不可勝書。故其志人物尤詳焉。曩予嘗同鄭子方孚若至邑。西清陳公時年八十餘矣。爲予三人設醴。清談竟夕。多及乾淳間事。健少年不及也。豈其水深土厚所產皆秀傑歟。黃君俾予序其書不獲辭。君名巖孫。字景傳。溫陵人。秩滿臺郡。皆以才薦。將去爲湖州郡文學矣。寶祐五年孟夏。既望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提舉亳州明道宮劉克莊序。

莆甲七閩分邑。惟三僊谿。又甲諸邑。前未有志。是大漏典。令趙君與泌事關風教。每切留心。堯舜道統之傳。盛於孔子。而尊經有闕。周程道統之傳。恢於朱子。而宥家有祠。重惟茲邑。山川連嶽。秀氣所由鍾。徽前哲崇經術。嗜理學。壽斯道之脈宏矣。直節高風。立懦千載。不筆諸志。何以詔久。會邑士有請。諗尉黃君巖孫編次之。於人物爲尤重。揮金十萬。以倡相之者。翁若半載而板傳。一披圖經。訪詔石勝。必有好事若韓昌黎者。僕來自京國。蘇兄攀龍偕同志。以後序爲屬。竊惟有紙上志。有胸中志。奇峯削拔。宜產鋪棗。生齒稀而之繁。版賦豐而之宿。紙上志也。用則入徂徠聖德之頌。不用則入文德黨籍之碑。仕則致身鼎鼐。而一畝不增。不仕則高臥林泉。而累召不就。胸中志也。是舉也。裨風教居多。編次云乎哉。若夫緝莫絕于既往。紀流緒於方來。當有增光此筆者。陸澄地理書。而任昉補之。王曾九域圖。而王存廣之。深有望於後之人。寶祐丁巳仲秋日。平湖陳堯道敬之序。

僊谿邑志始創於宋寶祐五年丁巳。重刊於元至正十一年辛卯。今考自寶祐丁巳。至至正辛卯。纔

純錯是塔

九十有五載，已稱邑志無存，遍求墨本，獨得邑士傅玉成家藏一帙，可爲依據，而重鏤之。自辛卯至于今，歷年雖未甚久，然其間屢經兵燹，典籍殘缺，家藏墨本，千不能有一。有者惟藍溪茅氏、西湖傅氏一二家。然又以手錄數簡，補其脫漏，未必盡舊時之墨本也。於乎！文獻不足，亶其然乎！宣德正統間，邑之故老如飛山張樂素、藍溪茅梅間、楓溪薛別駕、西湖傅提舉輩，每嘆此書之散逸，而慮後日之無傳，俱欲重修，鉅梓以傳。惜乎未就而卒。成化初，屏山鄭檢討家居，以新志無穢，不治，亦嘗芟枿繁亂，掇拾精英，編次幾成，而先生復北上。余以成化末釋服從吉，休養衰朽于林泉，亦頗有諸公之念。願以官無餘祿，家無餘積，欲重鉅梓而未能也。至宏治庚戌秋八月，別駕之子瑞昭與其從子文徵、提舉之族子禮純、梅澗之子常正、陳待制次升公之裔孫德威、樂素之孫叔華，檢討之從弟廷時暨余仲弟漢明、邑士貂峯吳廷興、錦溪鄭必謙，十餘人挾新舊二志，偕詣予倦飛館，請予哀次成帙，且鳩邑之好事者，相與募工重刊，以傳諸後。余曰：盛哉此舉！是固成爾先君子之志，亦適予平日之願也。遂忘固陋，刻意募修，其門類條目，一以舊志爲主，別爲卷十有六，其目五十有六，每目皆先錄舊志，而綴新者於後。凡五閱月而書成。將鉅梓，問適邑長陳侯履任，復捐俸金贏二鎰，以贊成其事。而刊者就緒焉。於乎！是書之作，非以載往事，專記前言，以資多識，蓋欲藉此以垂示於將來者也。是故錄名臣正士德業，聞望之重，將使覽之者必有所感發，而思齊焉。錄禮義敦樸之風，將使澆薄之

錯在此句无义
应力勒刻

俗有戾乎古者，亦將感此反正而淳龐焉。錄良吏政績之實，則後之可教養者，覩此寧不慨然而自勵乎？錄貞女節婦之揚名於世者，則世之怕寒餓死之婦，聞此寧不赧赧而無地自容者乎？書之有關于世如此，豈徒山川境土與鳥獸草木之名義已哉？是爲序。宏治辛亥七月朔日，朝列大夫西江布政司右參議邑人槐林陳遷書于倦飛館。

昔在成周時，有內史掌八枋之法，外史掌四方之志，以翼成一代之治。史之義大矣。夫志亦史也。僊邑志，踈於宋寶祐丁巳，而修於元至正辛卯，迨至皇明續修，實更三手，然或失之繁，涉於諛，或失之略，遺其實，垂遠則病焉。于時督學午坡江公以達，洎郡守雲泉吳侯達方，表率風教，闡揚人文，乃延吾族人憲副寒谷有年，卽其舊編，重加詮次，以續成完書事。竣，適二守石川譚侯，鑿署郡符，偕郡推少坡沈侯，繫來屬予序。余惟世之拜伏官次，敝敝於簿書間，抑末也已。今茲之舉，其達治體而識先務也乎？矧寒谷以道學之望，直諫之聲，艾歷耆舊，爲余素所推信，其又奚辭耶？乃遂取邑之志，遍覽兼辰，用知其概。首地輿，次官制與學校，人物，公署，祀典，文章，雜志，又次之。總其綱有八，其目五十有六。訂譌補闕，咸度厥衷。且以修志人物爲重，若先正蔡忠惠、葉正簡之德業，傳龍圖朱紱、陳次升之忠讜，張弼林萍齋之理學，則又據事加詳，以具存乎鄉閭典型之意。使蒞斯邑者，謀求其故，轉移樞宰，產其地者，嚮往前修，力求嗣響。夫固有大機存焉耳矣。昔司馬文正公集古今治亂成敗之蹟，以

資天下後世之治，推斯志也。抑亦郡邑資治之鑑歟。其於野史氏搜羅幽蹟，式資侈談，而無裨於政者，迥然異矣。謹書之以復諸君子之請。若其規措供具，助成茲役，則僊令黃宸也。志修於嘉靖十六年丁酉十一月，越明年二月始畢事。釐其書爲八卷云。嘉靖戊戌夏五月初吉，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奉勅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莆陽省吾林富書。

志曷以志王政也。史是也。盛周之時，外史掌四方志，周微矣。而人猶知所尊。固史在也。漢唐而下，王會三輔有圖，方輿寰宇有志。迨皇明大一統，志始備焉。昔昌黎子過韶，問圖經，夫子悼杞宋文獻不足，則郡邑之志，其可少乎。僊遊自晉。隋來，曰郡，曰州，更置靡一。宋九域志稱爲望縣，寶祐間有黃巖孫志。宏治間有陳志。正德間有彭志。至嘉靖丁酉，督學僉憲午坡江公以達領袖斯文，欲以僊邑志役予重修。乃商之郡守雲泉吳公達，公曰：禮于廬，余謝曰：斯非飛語之藪乎。公曰：孤直取尤，議禮聚訟，古今然也。因請之，輒買舟抵僊，谿寓龍華古刹，而事其事焉。夫志曰史，式昭政治。余欲知地輿山川之脈理，官職制度之得失，而爲政之緩急，張弛焉。余欲知學校人物之興舍，公署祀典之攸宜，而爲政之觀風設教焉。余欲知文章絕述之淳漓，僊釋遺事之幻異，而爲政之循名考實焉。故於典籍而稽之詳，故老而詢之博，學校而質之公，移事屬類，詮次，哀輯，申旦達夜，竭庸僊縮，館費歷三月，而志垂成。其邑之士瘠民窮，稅存產耗，政治轉移之間，默寓焉。庸有執其機者乎。越明年，余以事竣

歸知縣黃宸亦以更調去。維時綜理失責，峙具弗周，執役者皆怠緩，魯魚亥豕之訛覽者病焉。雲泉公報政歸，靖父之餘取志而閱之，略致損益於其間。後囑余暨教諭韋煥、訓導劉有執，重加訂正。嗚呼！俗之吏臯臯瑁瑁，顧於志爲何物？若公脫凡近以游高明，崇化原而基遠業，可謂深達治體者矣。余喜斯志之成，官之規民之鑑，於政教冀有小補，固二公之功，閱且永矣。庸書于末簡。嘉靖己亥秋九月朔，中憲大夫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奉勅整飭威清地方兵備，致仕前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莆田寒谷林有年書。

恆言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家之有乘，其旨安在？以其同一日星河嶽也，同一賦役戶口也，同一氣候風俗也，同一忠孝廉節，聲名文物，仙釋隱逸也，直大小廣狹分焉耳。夫然何以猶是日星河嶽也，而禎祥災異或判焉？猶是賦役戶口也，而生聚流移或判焉？猶是氣候風俗也，而慈善好惡或判焉？猶是忠孝廉節，聲名文物，僊釋隱逸也，而今昔盛衰或判焉？此無他，蓋有天地之心存焉矣。志者心之所之也，人能以其心知天地之心，而特出其筆舌以佐裁成，輔相所不逮，斯其心與天地合，而其志可傳不朽。吾友郭子一林之續修僊邑志也，其庶幾心天地之心者乎？志始於宋寶祐丁巳，修止於明嘉靖戊戌，去今百二十八載。一林孝友天賦，學問淵涵，從事吾先通議金石之教，日與余叔季究心性命經濟文章緒餘及之耳。茲以銓期未屆，著書樂道，慨然以續誌自任，搜索古今志傳，編摩

較勩窮幾歲月。繁者以簡略者以詳。缺者以完訛者以正。而又時吐己見發前人所未發。言後人所
欲言。悲憫填胸。勸威盈紙。閱是編不可窺一林之心乎。夫仁愛莫如天地矣。天地之心。豈不欲一邑
之中有祥而無異。有聚而無散。有善而無惡。有盛而無衰。然氣數所囿。天地有莫之能違者。一林曰。
夫然豈其然。夫吾儒讀書窮理。求其人定可以勝天。誠至可以格天者而已。若復浮游惑溺於或然。
不必然之數。則亦與民可使由等何貴乎。知天之學。噫吾願後之官於斯家於斯者。皆心一林之心。
以上合天地之心。裁成焉。輔相焉。使異轉而祥。散合而聚。惡易而善。衰極而盛。斯其志真可不朽。而
天地之心於焉見矣。玉牒所載家系所修。此物此志也。云爾。康熙五年丙午立冬日。雲衲唐顯悅頓
首拜撰。

志林掌故之書。所以紀往蹟備文獻。甚盛典也。顧山川風物。法制政治。雖古今異宜。道止紀載。惟人
才進退發微表懿。繫於單詞隻字之間。是則一邑之志。猶之一國之史也。古之善爲史者多矣。其不
善者亦復不少。夫微言大義。大書特書。良史之法也。善善長。惡惡短。長厚之心也。君子樂與人爲善。
見人善則汲汲而書之。聞人過則遲疑而闕之。索片瑕於全瑜。則三代以下當不復有完人。居恆參
稽往牒。每以掩諸葛之長。比之滅爾朱之惡。其失尤甚。獨是煌煌志書。視同家乘。則不可也。誰非孫
子。誰無祖父。有美而不稱。失固爲曠。稱之而過。至於溢量失真。使受者難安。亦豈仁孝所宜。晚近道

不古處崇韜唐將不以爲羞優孟楚卿不以爲僞甚且寒流衰草恣地下之董狐自謂誅諛已死華閱貴胄飾塚中之方命自謂發德幽潛以斯傳示尙復堪言嗟乎枋頭直筆事關門戶翟黑恐負禍起刺譏誠不可不重念然而龍門序傳不以安世故不酷吏張湯也此意何可忘哉一林郭先生憫故典之湮沈返近今之流失拾遺補闕任罪畏知真名山之業直道之遺邑侯盧公方敷新政旋切舊文徵其藏而壽之邑之人咸嘖嘖使君之賢與先生之相得益彰某實不敏幸躬厥盛贊旣不能愛又莫助思以芻蕘一得郊游夏片詞異時傳信及遠或可附餘光於宛函之末爲勞多矣謹序康熙五年仲冬望日鐘山嚴昌構奕肯氏謹書于迎曦軒

故事修郡邑志必從臺使者或督學使者按轡行部或郡邑賢長吏有所請謁或當道鉅公名卿以及夫賢大夫士有所協志而請之有司者有司檄下郡邑備玉帛聘郡國中名士達師位望文學顯著者一二人爲之領袖又採訪孝秀布衣隱逸士大夫能文章具道德者若而人爲之羽翼具餼廩紙筆費闢館論次纂輯蓋其重哉吾邑之志初始于宋寶祐元年修之明再修之乙未之變吾邑城復爲隍官舍公私林蕩毀折殆盡老穉屠割磔裂一空卽毋論載籍矣大亂稍平賢長吏困于需輓日旁午應給不暇奚暇問數百年職方版圖訪其人而終治之哉郭先生顧獨憂之乃私取人間所藏舊志本閉戶纂輯闕者補之疑者慎之耳目聞見者新之閱三年而成書以示吳子吳子曰名煌

生也晚，弗及從。邑中賢長者後，僂考建置沿革，風俗政教，人才山川，賦役得失，又不幸逢兵革，載籍無徵，一行作吏，此事都廢。今幸得觀郭先生論著，邑雖百里，哉然千百年來治亂盛衰之故，燦然可睹矣。前輩諸先生處其常，則筆削之權必待賢有司者有所請托，而後從事焉。郭先生處其變，則獨往直任而不疑。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其郭先生之謂與？傳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又曰：文獻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之慎也。聖人之明也。郭先生其有所不得已乎！以爲不直往獨任，則遲之且無志矣。寧獨不足，云乎哉！是郭先生之志也。夫不得已也。夫康熙戊申年二月花朝，蒂斯吳名煌頓首拜撰。

志非一代事也。修志非一人任也。必有分司之者，必有總成之者。故聞見廣，而是非公。蓋其難也。蓋其慎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攷苑蔚宗終身不敢作志，慎之也。僂邑之志，自宋巖孫黃公成之於前，明陳彭諸君子修之於後，其間氣運之盛衰，文獻之興廢，諸君子以一志而維數百年之風俗，人心不可不謂難也。若夫爲其難，不爲其易，則惟今日爲尤甚。今者典籍缺遺，譜乘流失，乙未之變，所謂人民戶口者，幾不可問矣。况可語披圖按志之事乎？予友郭君一林，乃當吾邑兵燹之餘，起而當修明紀載之責，一時而備百年之觀，一人而當數人之任。一林所謂爲其難者乎？今觀其輯中如星紀、地輿、溪山城署、社稷廟祀等，此舊志之所

死。應石。此。姓。

△

有一林不得而異者也。志里域則里各有圖，志田賦則補秩禮，志選舉則兼武科，志建置則特崇文廟，詳其賢儒之爵贊里居，志人物則以孝作忠爲本，志名宦鄉賢則各詳其事行以實之，且表章蕭父母宏魯，徐父母觀復，唐先生大章，陳先生濂，不諱其獨斷以候疏舉，著述爛瑤章，物產及荔譜，此數者舊志之所無，宋明諸君子不得而同者也。其有最切民瘼，關政教者，如鹽法之利弊，驛遞之勞逸，倉申之興革，皆悉考而詳列之，所以待當事之補救損益，豈不大哉！志成走書山中，屬鳳九參訂。於是益歎一林之獨任其難也。如彼其公且慎也，又如此其難也。蓋不欲獨爲其易者也。其公且慎也，蓋不敢獨私其是非也。後之人取是志而深思焉，則知古之人物何以盛，而今何以衰，古之風俗何以淳，而今何以澆，古之井里何以庶而富，而今何以土著少，寄籍多，而民日見困窮也。則所以養士氣，培人心，勤生聚，其必由斯志也。夫康熙戊申仲冬，原涉令雲莊王鳳九頓首拜撰。

余足跡幾半天下，每至名都要地，高山廣川及遺蹟雜記，莫不流連而採訪焉。非徒以裨見聞實欲稽往哲而備師資耳。頃者得命分符僊邑，顧名思義，吏茲土者浣花饒笑，非具異骨定有宿因。余何足以當之。然載酒問奇，刻炬考憲，頗有素心焉。幸得蒞茲一方，雖簿書期會居無停晷，而咨詢憑弔未嘗不在蒹葭榛苓之間也。奈屬兵燹之餘，縣治公廡鞠爲茂草，雖刼運莫逃乎獨惜數百年來典故圖籍悉付祖龍，虛焰誰復有爲孔壁汲塚者。際此荒廢鬱鬱，誰語者久之居無何而一林郭子手